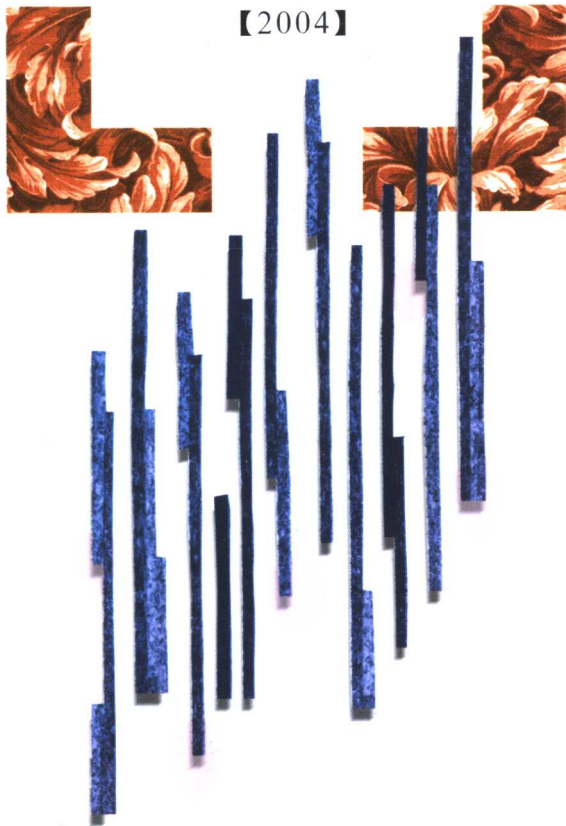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王剑冰 主编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【2004】

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【2004】

王剑冰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/王剑冰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2

ISBN 7-5354-2987-4

I. 中…

II. 王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0599 号

责任编辑:阳继波 何海

责任校对:黄黎丽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孝感日报社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.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00 千字 印数:1-8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2004 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推选委员会成员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马 力	马瑞芳	王宗仁	王剑冰	王 童	左 夫
田中禾	古 耜	刘烨园	李少君	李钦业	李海波
李晓虹	何启治	杨守松	杨际岚	张立勤	张守仁
杜渐坤	汪惠仁	周同宾	南 丁	徐开垒	耿林莽
郭 风	章 武	梅 洁	黄文山	黄晓萍	萧重声
葛一敏	谢大光	谢有顺	潘向黎	穆 涛	

目 录

霍山探泉·李存葆·····	(1)
永远的白玫瑰·虎头·····	(13)
娘,我的疯子娘·树儿·····	(31)
三十八朵荷花·阎纲·····	(39)
减法·格致·····	(52)
沉入历史的湖·马风·····	(71)
旧宫殿·祝勇·····	(78)
向西,向西·赵柏田·····	(93)
贾三·贾平凹·····	(108)
新闻部长萨哈夫·朱增泉·····	(110)
大地伦理(六章)·王开岭·····	(123)
借我一生·余秋雨·····	(140)
命案·朝阳·····	(158)
船头·张锐锋·····	(175)
南山·李汉荣·····	(216)

文明的圣火·詹克明.....	(234)
享受体育·孙 荪.....	(243)
迁徙的跫音·熊育群.....	(251)
过年·季栋梁.....	(260)
臭臭,我想你·春 儿	(265)
2004 年中国散文漫谈·王剑冰	(274)
2004 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作品	(289)

霍山探泉

李存葆

我青年到壮年人生的“华彩乐段”，是在济南度过的。济南别称泉城，泉曾是这座城市最具人文个性的标识。

趵突泉池中，曾有三股大泉争喷竞涌，湍急的浪朵高出水面三尺有余，浪涌丛中传出的声音若隐雷滚走，那是地母献给人间音域宽广、音质雄浑的仙乐。黑虎泉有石雕虎头三尊，从“虎口”喷射出的三抹水练，阳光之下，若霓若虹，那是上苍用奥妙的丝线为它的子民织出的“心灵锦缎”。珍珠泉中，从不可悉数的泉眼里冒出的千万颗“珍珠”，像一群群顽皮的精灵，蹦跳起落，那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般的玄妙，是造物主用魔幻的巨手，端给生民们的“精神圣餐”……

从有着七十二名泉的城市中走出的我，曾武断地认为，可以“走遍天下不看泉”了。谁知，自上世纪末的一个春日，当我从大西北归来途中，造访了黄土高原余脉上的霍泉之后，它

竟成了我心常所系、情常所牵的地方。

1999年初春，青海武警某部一文友，邀我到大西北去体验那里的粗犷与荒凉。当时，我正准备动身赴山西洪洞县，去搜集明初有关老槐树下农民大迁徙的资料，走一回大西北，也许更有助我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空间的思考，遂欣然践约。我在大西北高原上走陇西，穿定西，越西海固，近一个月的行程下来，当初的神奇感、新鲜感，都被风沙的抽打和干渴的煎熬，驱逐得荡然无存。那一座座窳劣的远山，像头头被剥了皮的巨兽的干尸，僵卧天际；那一道道突兀的近塬，像只只筋骨风干的鸵鸟爪子，死箍在没有半点绿意的颓壤上。水在“三西”的奇缺、稀贵，任凭人们怎么想像也不以为过。那“一碗泉”、“两勺潭”、“三瓢坑”之类的地名词明意显，毋庸喋喋。但文友对“狼抱水”的解释，则深具酸楚意味了：在一大旱的春日，一只渴得口腔里冒出火来的狼，伸着长舌，焦躁地奔窜着，寻找着，当它在山垭间发现一仅能放进水瓢的水汪时，无神的眼睛睁大了。它拼尽全力将头塞进狭窄的石间，贪婪地狂饮着，恨不能将泉底的泥沙都吸进渴极的胃腔。这泉是附近山民的救命水，见狼来抢饮，男女老幼纷纷抡起棍棒，雨点般朝狼身上猛击，而狼却宁死也紧抱着水坑不放……

类似这种人与兽与畜争水的悲剧，在“三西”随处可见。在这里，生命被渴念烘蔫了，岁月被渴念烧焦了。

在一道黄压黄的塬梁里，我们遇见一位老农，他的面孔酷肖油画家罗中立笔下的《父亲》。老农边刨地边用粗粝的嗓门吼着“花儿”：“我嗓儿天天干得冒白烟儿，老天爷你也该下雨了……”他那嘶哑而悲怆的嗓音令我周身战栗。我仿佛觉得，虽然这老农的一大半生命早已被渴念煨糊了，但只要血管里黏

稠的血还未凝固，他仍要用另一小半去同干渴抗争。这老农那刚性和韧性的“生命海拔”，应该比我这来自京华的人高出五千米。

周身载着大西北的风沙，心灵也驮着难以言状的干燥，我来到临汾市的洪洞县。见昔年舟船为路、碧波为程的汾河，早已处处断流；见位于临汾的河段，也已变成几步即可跨越的污水沟，我的心境并不比在大西北时轻松多少。临汾的朋友见我神色悻悻，便撺掇我去洪洞县的广胜寺“放松放松”。

广胜寺位于洪洞城东北隅的霍山南麓，它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，后经历朝历代的扩建和重建，于宋元时便已成为名驰海内外的佛家胜地。开国后，国务院首批公布了全国 77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广胜寺即为其一。广胜寺由上寺、下寺和水神庙三大古建筑群组成。上寺中明代用七彩琉璃建成的飞虹塔，被今人称为“中华第一塔”。而使广胜寺名重佛界的当首推上寺中珍存的《赵城金藏》。这部洋洋六千万言的佛典，乃金代僧人费时三十载，在木板上镌刻成书，向被推崇为佛教典籍中“珍宝中的珍宝”……

车在叶罩枝蒙的广胜寺下的山门前停了下来。我的第一感觉是，自己已被重重叠叠的绿包裹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抵近了一个六亩见方的碧池旁，那多日枯涩的眼睛一下被燃亮了。但见池水清绿凝碧，在春阳的拂照下，耀金闪银，鳞波泛泛。轻风吹皱了池面，缕缕潋滟的光带，宛如一条条素绢在水面上飘动。微风徐去，池中倒映出山、树、亭、榭的情影……我多日郁闷的心绪很快就释解在这荡漾的春水里了。

正当我忘情地凝视着这深达两米、清澈见底的池水，并为它的出处而纳罕时，洪洞的朋友告诉我，这池名叫“海池”，池北端有五股自古从未停喷过的神泉。我趋前寻视，果见在三

株龙干虬枝的古柏下，有五股泉水从池底汩汩冒出池面，喷涌着，旋转着，宛若五朵硕大的白莲花在不停地怒放。我在海池四周凝睇，又见池内还有不计其数的小泉眼，串串晶莹剔透的水泡从沙底潺湲而出，如万斛珠玑，倾撒池内……两难具，二美并，这就使得霍泉既有济南趵突泉的壮伟，又有其珍珠泉的瑰丽。

从唐人王维诗中“白草三冬色，黄云万里愁”的陇西，来到明人笔下所描绘的“松老栖云鹤，僧闲种水田”的广胜寺，强烈的对比，巨大的反差，不由使我从心底发出这样的感叹：生长在霍泉周围的一草一木，一花一卉，一虫一鸟，一鲫一鲤，实在是太幸运，太惬意了！

我知道，我的这迥异于其他游客的感受，盖源自我刚刚结束的“三西”之旅。

在“三西”，要想窥见水的天使的一面，那实是敲冰求火的幻想。在那里，水是极端刻薄的妖魔，由于它掂斤播两般的吝啬，不知给那里的父老乡亲们，酿造和导演了多少焦渴的“新世说”。

“三西”家家户户土夯的水窖，是维系生命的“救世主”。那里年平均降水量仅为区区 200 毫米，且大都集中在七月份。那靠夏天接雨水、冬日扫薄雪积蓄的窖水，全凭性情飘忽不定的天公所恩赐。那里的男子汉，大都在出生和谢世时各洗一次身子，几乎“经年不沐浴”。姑娘出嫁时所多出的一次洗浴，则是相约俗成的一种特殊的照顾……“水贵如油”的说词，在“三西”没有丝毫夸张的水分。仿佛那里的每滴水，都能成为润泽生灵的甘霖。男子以家中水窖的深浅夸富，姑娘以对方水窖蓄水多寡论嫁；对登门的乞讨者，户主常是宁给一个馍也不送一碗汤；人们走亲访友时带上一罐水，会使主人眉开眼笑，

如沐春风……

当人成为旱魃掌中的玩弄品时，处在同一片苍天下其它生灵的命运，就更不言而喻了。

在青海武警某师招待所里，文友让我看了一部已被多家电视台播放过的专题片。该片是一电视工作者在搭乘部队运水车下乡时，无意间“妙手偶得”的。

青海一沙漠边缘地带的居民，常年靠军车供水，每人每天供水量严格限定为三斤，其中还包括家畜用水。一天下午，一辆送水的军车在沙漠惟一的公路上疾驰，忽见一头老牛狼奔豕突般地冲上公路，举起前蹄拦住了军车。军车戛然而停。险些被撞翻的老牛毫无惧色，用两只犄角死死地拱住车头。司机猛按喇叭，老牛仅是抬头望着车窗，身子却纹丝不动。押车战士跳下车来，大声呵斥、推搡老牛，老牛还是不肯挪动半步。人与牛僵持着，对望着，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，老牛仍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车上的水箱。在这之前，运水战士也曾数次碰到过牲畜拦车乞水的事情，但它们没有一头像这老牛如此执着和无畏。天已向晚，后面的车越压越多，几个司机走过来或扭牛角，或拽牛尾，老牛仍是杠着不走。遂有司机抱来干柴，试图点火驱牛。牛的主人闻讯而来，抡起手中的皮鞭，朝着老牛那缺毛露皮的脊背上，一阵狂抽。老牛鞭痕累累的身上，顿时渗出殷殷血迹。老牛哞哞哀叫着，还是没有离开之意。运水战士见状，情怀大恸，他决计宁愿背个处分，也要给这老牛一盆水喝。当战士将一盆清水摆放在老牛的面前时，令人荡魂摇魄的一幕出现了——老牛没有将头伸向水盆，而是扬脖回首哞哞吼了几声。随着这苍凉且让人揪心的呼唤，一头牛犊从沙梁背后窜来，猛地把嘴插进水盆，将水吸了个一干二净。少顷，小牛才抬起头，感激而满足地望着老牛。老牛那慈爱的眼睛

里，似有浊泪渗出，它伸舌爱抚地舔舐着小牛身上那干燥而缺乏光泽的茸毛。没待牛的主人再挥鞭轰赶，老牛便领着幼仔，走下公路，迎着猩红夕阳的残照，远去了，远去了……

牛马同君子。老牛这舐犊之情，会让词典中所有有关“爱”的诠释，都显得失重和苍白。

江河溪海，雨露霜雪，历来都是文人骚客的审美客体。“飒飒松上雨，潺潺石中流”，“盈盈荷上露，灼灼如明珠”，“蔼蔼溪流慢，稍稍岸筱长”……这些古代诗人的清词丽句，曾在多少代人的心泉里溅起美的涟漪。但在“三西”，水的审美价值早被干旱全部蒸发掉了，剩下的仅是赤裸裸的交换和实用价值。

置身于元人笔下这“地接绀园珠斗近，泉通玉窦白云深”的广胜寺下，我们又足可领略因为泉的氤氲而呈现的美的意蕴了。展望霍泉四周，满目都是浓郁的春色，盎然的春意。水渠旁，垂柳金发拂动，梧桐翠臂伸展；田埂上，春桃乍卸粉红妆，青槐又弄素缟姿……引颈仰望广胜寺上寺，整座冈峦拱绿耸翠，蓊郁莽莽，灼灼青青。但见山岚缥缈，聚散无定，冉冉旋升，把直插霄汉熠耀于峰端的七彩琉璃飞虹塔，幻作身披霓裳羽衣的云中飞仙……

攀上广胜寺上寺，我又顿生一种“苍烟遥锁梵王宫”的神秘感。那璀璨缤纷的古建筑群，完全被古老的巨柏所拥抱。整座山峦，是柏树主宰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汉唐之柏犹存，宋元古树随处可见。这些“四时常做青黛色”的古木新柯，或遒劲，或伟岸，或挺拔，或盘根错节，或疏枝密叶，或华盖如伞，它们形态各异的身姿，既为这座佛寺平添了庄严与肃穆，又像一个身披青黛色甲冑的武士，在忠实地守护着这片净土。在这连云古柏结成的雄伟方阵的空隙间，还生长着一簇簇名唤“胡

藜刺”的灌木，它们的身上生满尖锥般的刺针，与英武的古柏一道守护着这佛山的神圣。

地处黄河岸边的济南之七十二名泉，已连续十载在春季停喷，而这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霍泉却亘古常涌，令我百思难解。为解开谜团，回到临汾，我查阅了有关霍泉的典籍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载：“霍泉出霍太山，发源成潭，涨七十步，而不测其深，经赵城西南流注于汾。”清道光七年《赵城县志》中云：“霍泉源出沁源县诸山，流经岳阳县南渗水滩，伏流八十里，至县东南霍山下复出。”为印证清人之说，四十年前，山西大学的学者，曾将酚、酞两种化学物质投放渗水滩后，再于霍泉口取样，确证了那“伏流八十里”的记载，并非妄说。这些考证，虽言之凿凿，但对霍泉亘古常涌的缘由，却只字未提。

临汾的友人告诉我，这霍泉东北百里之遥处，有一方圆近二百里的太岳原始森林。霍泉的源头即在霍山主峰老爷顶下。那里有比广胜寺更古老更茂密的苍松翠柏。一因交通绝塞，又因山西多煤，才使得那片原始森林躲过了大炼钢铁的浩劫。近二十年来，省有关部门又在进山的关隘处，派人严把死守，才使得那“固体绿色水库”，至今尚安然无恙。

如将霍泉喻作一只硕大无朋的杯盏，那么这杯盏里琼浆玉液的酿造过程，应极为繁琐而复杂。当雨袭来雪飘来时，那森林中每株大树和每棵小草，在自身吮足上苍降下的甘霖后，会将多余的部分，先通过根须的传递、浸润、渗透，又经沙石的过滤，泥土的融合，才使那点点滴滴化为涓涓潺潺；再经过地母那纵横交织的毛细血管、支细血管、小动脉、大动脉，才汇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流经沃野之下的暗河，也许突遇广胜寺周围大山的挤压，这“神泉”终可释放出永不枯竭的活力……

如果说广胜寺冈峦上的古柏和胡藜刺，是这片风水宝地的“守门人”，那么，百里之外太岳原始森林的大树小草们，则既是这霍泉玉液的“酿造工”，更是站在这霍泉最前哨的忠贞不渝的“守护神”！

老子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霍泉是造物主向我们展示的生态奇观。人类尽管已有着八十万年的生命史，但面对宇宙的大智慧，至今仍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小儿。当人造探测器傲慢地登上火星去探索水和生命时，我们却早已弄脏了自己居住的星球。

在罗布泊大荒漠里，有一座被流沙掩埋了十几个世纪的历史名城楼兰。自1901年春，瑞典人斯文·赫定首次发现这古城遗址后，神秘的楼兰就成为全世界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关注的焦点。有关史料告诉我们，当年楼兰四周，曾古树遍野，兽腾鱼跃，水肥土沃。人们错误地认为，那些动植物资源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于是便舞动刀斧箭弩，杀伐无度。当绿阴渐次稀疏时，沙龙便张开血盆巨口吸干了河流，楼兰终被埋葬在浩瀚死寂的沙海里成为生命禁区。祁连山下的居延海，三十年前还是一烟波万顷，清丽如画的内陆湖，是各种水鸟及鱼虾栖息的天堂，随着祁连山上流下的雪水被上游无序地“围追堵截”，也随着周围植被受到空前地狂挖滥垦，终使今日的居延海完全干涸，并成为风沙施暴北京的罪恶渊薮。内蒙最西部的阿拉善盟，一向被誉为骆驼之乡。骆驼本是被干旱和饥饿孕育出的有着钢铁般生命的家族，它们是比死神更强大的精灵。近十年来，由于当地沙化程度日益加剧，骆驼的主要食粮马莲草几近绝灭。骆驼们在经历了饥与渴的极限之后，一批又一批地走进了地狱的门口。我在一本画报上，看到一具具横躺在沙漠中骆驼的尸骨，那惨白的化石般的骨架，像架架竖琴，仍在向

读者唱着干渴的悲歌……

我们的祖先总是“逐水草而居”，人类文明辄是与“水”字联姻。历史记载，在“三西”当今那严重缺水的千村万落，古时也曾是青山如妆，万木竞秀，草茂水美之乡。先人在经历了类似楼兰、居延海般的狂伐滥垦后，才使他们的后人陷入一个杀树刨草——水失泉涸——泉涸河干——缺水贫穷——越穷越伐越刨的坐拥愁城而难以跳出的怪圈里。上苍赐给人类生存需求时，也常常是最大的讨债主，你从它那里过分索取的暂时欢悦，常会变为终生的不幸，甚至还要你父债子还，祖债孙还乃至世世代代都偿还不清。

历史又常常是以血印证了的经验和教训。处在黄土高原上的洪洞，曩时也是常受干旱之扰的县份。昔年每逢大旱之岁，围绕着霍泉，也曾上演过无数次流血的惨剧。

霍泉之西不远处的主灌渠上，有一宽阔而坚固的石桥，桥上建有一座四角微翘、雕梁画栋的分水亭。桥下有清雍正年间铸成的铁柱十一根。喧腾的泉水分别从十个宽窄相等的铁格里奔涌而出。三股水折身南淌，另七股径直西流……分水亭南面砖雕的券门上，镌刻着这样的楹联：“分三分七分隔铁柱，水清水秀水成银涛”，横批为“梅花逊雪”。不明就里的游人，望着这副楹联，当会欣赏撰联者描景状物的准确。殊不知，这稍逊色于霍泉银涛的“梅花”，竟是昔年洪洞、赵城两县百姓，以鲜血和泪水浇灌而开的。

霍泉在唐贞观时建起灌渠，每届春旱时节，洪、赵两县的庶民常因争水而发生械斗。贞元年间，两县百姓为霍泉水的肉搏鏖斗，达到白热化。官府多次调解和派兵弹压均难平息。这年春天，骚乱又起，平阳（今临汾）知府速召洪、赵两县县令共同拟定了匪夷所思的平乱之策。这“策略”在经得两县士绅

认同后，便广贴告示，付诸实施。一天，知府着人在霍泉旁的水神庙前，架起大油锅一口，掷铜钱十枚于锅底，先将锅中之油烧个滚沸，再命两县各选的壮丁，用手探油锅而捞之，捞得几枚钱，便得几份水。在两大营全民众山呼般的助威之下，三声响锣敲毕，全场鸦默雀静。但见赵城擢拔出的硬汉，弩箭离弦似的冲至锅边，抢先猛地将手插进滚腾的油锅，一下抓出铜钱七枚。壮汉的右手、右臂被油炸得焦烂……

为赵城赢得霍泉七份水的汉子，被该县视为泽被一方的英雄，并为之在水神庙一侧建立了“好汉庙”的生祠。

自“油锅捞钱分三七”后，洪、赵两县为霍泉仍屡争屡讼，械斗不断。分水的限水石也屡竖屡砸，两县的水战仍死纠缠，不绝如缕。至清雍正时，方换成这难毁难拔的铁柱。尽管官府派衙役严守分水亭口，但两县又把战地移至对方渠头，常是彼战刚掘下破葫芦，此战又炸裂了漏水瓢……因水结下的不共戴天之仇，使得洪、赵两县青年男女从不通婚。直至建国后，赵城并入洪洞，这延续千余载的水战，才偃旗息鼓……

在邈远的天宇中，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，不过是上苍黑色夜礼服上的一颗小小的蓝色纽扣。这“蓝扣”所以分外明亮，是因为水与生命的存在而散发出的独有光波。人类的文明史，实际上是一部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历史。这种膨胀须臾离不开水的润泽、注入和发酵。秩序是造物主的第一法则，水也是按自然法则确定的方式存在和活动的。一旦这法则遭到破坏，处于紊乱状态中的水，便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反常、变异、惊骇、灾难乃至毁灭。

地球上到底哪种资源弥足珍贵，有人曰黄金，有人曰石油，但答案却愈来愈清晰，那就是水。水的短缺，早已成为世界性的严峻命题。地处亚热带的印度，其西南部一些地区的干

旱，并不亚于我国的大西北；纵贯美国西南部七州的科罗拉多河，曾因水的丰沛而著称于世，近几年却因用水量骤增而出现短缺，七个州的首脑不得不坐上谈判桌，去重新修订八十年前制定的分水协议……有关资料表明，全球有 214 条（个）河流及湖泊，跨越一国或多国国界，这些河流及湖泊，早就成为所经流国家之间一触即跳的最敏感神经。以色列与叙利亚关系的“死结”，在于有着“中东水塔”之称的戈兰高地。该高地是约旦河之源头，以色列百分之四十的用水取自约旦河，如果以方放弃该高地，会让叙利亚死死扼住其生存的咽喉。埃及与接壤的埃塞俄比亚为尼罗河的纷争由来已久，埃及百分之九十七的用水来自尼罗河，但处于该河上游的苏丹、肯尼亚、乌干达等另五个国家，也都纷纷开发和利用尼罗河水，埃及对上游诸国的超量用水分外敏感，多次声称，将不惜动武力加以干涉。印度与孟加拉国为恒河的纠纷，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为多瑙河的摩擦，土耳其与中东国家为幼发拉底河的争端，均早已引起联合国的注视……

有诸多学者指出，如果说 20 世纪是石油的战争，那么 21 世纪将会是水的战争。可以想像，一旦水的争夺大战在全世界爆发，那就不是昔年洪、赵两县那样的刀矛相搏，而是现代各种尖端武器最惨烈、最血腥的杀戮与灭绝。那是靠当年平阳昏昏一知府，噩噩两县令，用“油锅捞钱分三七”的办法万万调停不了的战争，即使联合国派遣再多的维和部队，也绝不可能弹压住那些渴火中烧的国家与民族……

从洪洞回京后，感动过我的霍泉经常在脑际中浮现。2001 年盛夏，山西永济举办拙作《飘逝的绝唱》研讨会，我取道洪洞再探霍泉。是年，北方大旱，济南的七十二泉无一不停喷，